

大漠飛沙—— 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

黃光燭

家住動物園

1991年12月，為了回應主愛曼加(Manga)人的呼召，我們一家毅然踏上宣教之路，前往大漠內陸，住在黑人中間。

這區的黑人甚少與外界來往，但他們從電台的新聞報告中風聞世上有中國人，也從錄影帶中看到中國人的影兒，卻不曾親眼見過活生生的「中國人」。我們一家五口，是歷史上來到這個角落，又住在他們當中的第一個中國人家庭。在我們四周方圓500公里範圍之內，找不到一個中國人。對黑人來說，我們確是稀有動物。

從電台的新聞中，黑人得到的印象是，所有中國人皆為無神的共產黨員；我們一家以宣教士身份出現，令他們百思不解。從錄影帶武打片中，他們深信中國人的武功是與生俱來的，就算是我們年幼的兒女走在路上，黑人都會避開。來到我們的家，要求我教他們中國功夫的大有人在。每次我都告訴他們：「我來到你們當中有更重要的使命，沒空教授功夫！」有一次，一位黑人朋友對我說：「我昨晚坐在你的屋外直到深夜，可惜沒看見你在屋頂上飛來飛去……」

三月天一到，大漠的氣溫便直線上升，我們所租住的房子如一般黑人的住家，有一堵高達6尺的泥土圍牆為籬笆，屋子的門距離泥牆的門約有15公尺。當天氣太熱時，我們會好躲在屋內，穿著簡單；屋內氣溫高達攝氏40度時，我們真如熱鍋上的螞蟻，難受之極！說也奇怪，這麼炎熱的天氣也不

會使黑人止步，他們一批又一批的來訪，在牆外以拍手為叩門。每天幾十次的換衣（按當地文化，不可以穿短褲、背心見客），走那段可以煮熟雞蛋的15公尺沙地，然後為客人開門。每次開門時都聽到有人說：「哦！看到了，可以回去了！」心中又氣又無奈。我們有如動物園中的熊貓，是大漠中稀有的動物。

這感受好不容易，但想到主差派我們來，以此特殊身份吸引了多人來到我們的生命中，很多人日後成為朋友，更有一些因此而認識了主，我們便感謝神！

如果熊貓成為萬民的祝福，在動物園或在大竹林中，又有甚麼分別？

大漠飛沙

已經好幾年沒與孩子們一起過舊曆新年，於是決定遠赴一千里以外的首都，為他們慶祝佳節。那時正是風沙正大的二月天。

回程的路上，約早上11時，吹起了強勁的東北風，濃厚、灰黃的飛沙由左側面襲來，剎那間，太陽失色，視野只在15公尺以內。飛沙擊打在車身，發出尖銳的磨擦聲。我把車停在路邊，亮起車頭燈。我不希望因視野不良而發生意外，何況飛沙會嚴重損壞空氣過濾器；但我停車的主要原因，是要看流沙過馬路的奇景。

在這季節，夜裡行車危險多；一陣強風，往往在路上堆起很多小沙丘。風沙為天地彩上灰黃色，看不清路面，撞上沙丘的機會很大。

文轉 13 頁 ▶

三月尾起，風力稍弱，因天氣轉熱，屋內漸如火爐，於是人人都搬到屋外，對著月亮、星星而睡。既省能源又涼爽，還可以欣賞神所創造美麗的夜景，真是一舉數得。

我們的床雖掛有蚊帳，但細小的沙塵無處不入，常隨風起舞，一絲一把地往我們身上撒。說也奇怪，短暫的不慣之後，我們反而期待起風的夜晚。

當氣溫及濕氣升高，雲片出現，雨季近了，那時的飛沙最無情。大漠下雨前有癡兆，風的方向改變，濕氣及熱度令人受不了，跟著雲兒出現，之後便刮起暴風，天地變色，來不及關窗的便慘了。飛沙走石常傷及遊人，假如在風沙中遇到一些雨水，便變成泥人一個。

一個夜裡，新來的宣教士鄰居看到打雷閃電，為了幾隻小白兔而冒險，竟因飛沙強勁而困身於灰塵之中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；幸好雨前的沙雖強，很快便過去了。

龍捲風是炎熱沙漠的常客，這些渺小，毫無破壞力的自然現象，是大漠奇觀之一。

飛沙在兩個小山間的活動，堆成無數迷人的沙丘，吸引了不少遊客。飛沙也是黑人的食物有聲有色的主因。回國述職時，家鄉的美食似乎欠缺了一樣東西。後來去吃沒沙的「沙爹」(Satay)時，才驚訝地發現，幾年大漠生活，竟然與飛沙產生了不尋常的感情。

[本文選自《大漠飛沙——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》(台北：國際事工差會，2002)]